

风尘女

杨金纲 著

通俗文学丛书



44572
YJG
4

風塵女



五十二 入滕府，玉贞初安身 别盟兄，姊妹三结义

姬六爷领我进了正屋的东间房。我见这东间房是一明一暗里外两间，房间很宽大。南窗前一个大罗汉床，床上左右躺着两个老年人，在对灯吸鸦片烟，姬六爷给我介绍，东边那位是滕五爷，西边那位是李三爷，我一一的见了礼。姬六爷示意叫我坐在北窗前八仙桌旁的椅子上。他回身向滕五爷说了几句话，转身就走了。

那滕五爷和李三爷对着烟灯，边吸烟边聊天，他二人有意无意地看了我一眼，那滕五爷一口河南腔，洪亮的声音对我说：“蔺姑娘！你坐那儿，等一会吧！”我呆呆地坐下，他二人仍在聊天，吸烟，眼皮也不朝我翻一翻，好象这屋里没有我这个大活人似的。

我见那滕五爷，年纪不到六十岁，圆圆的脸，浓眉大眼，高鼻方口，二目灼灼有神，两腮红润，真是童颜鹤发，下颏一缕三寸多长的苍白胡须，高大的身材，大手大脚，上穿一件对门扣的深灰色夹袄，下穿黑色洒裆夹裤，白布袜子扎着黑色腿带。

那李三爷，年约四十多岁，一口地道的天津土音，瘦瘦的一张小黄脸，二目深陷，只是两眼漆黑，动如闪电，小鼻小嘴，两撇黑黄胡子，两腮红红的，突出两块颧骨。面孔十分古怪，又象猴脸，又象猩猩面，身材短小如十四、五岁的儿童一样，小手小脚，上穿黑色排扣夹袄，也是黑色洒裆夹裤，白布袜，黑腿带。

这时进来位五十余岁的女仆，端来一杯茶，放在我面前：“大姑娘，您喝茶吧！”我笑了笑，接过茶来，她转身走了。

我听到滕五爷叫我“蒹姑娘”，这女仆又叫我“大姑娘”，我心里十分纳闷，滕五爷给我赎身，好象我是他的姨太太，他为什么叫我“蒹姑娘”，老妈子不叫我“姨太”而叫我“大姑娘”！这是回什么事，也许这河南风俗叫“姨太太”是“姑娘”。

这时那位送茶的老女仆进来对我说：“蒹姑娘！请那屋里去吃饭吧！”这时我往外看了看，天已正午了。

我进了西间房，一阵脂粉味夹杂着肉鱼味，只见这房里迎面一架老大的梳妆台，上边摆着脂粉面油，墙上挂着一口明晃晃的宝剑，血红的红丝绒穗子。北墙上一对虎头护手双钩。北窗前桌上堆着一些书，书前摆着四碟两菜，热腾腾的饭菜，那女仆让我坐下，劝我吃饭，另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仆进进出出地送汤送饭。那老女仆和我对坐吃饭，那送饭的女仆叫她“武婆婆”。武婆婆叫那送饭的女仆是“管妈”。

这位武婆婆亲热地“蒹姑娘长、蒹姑娘短”的劝我吃饭，不时地往我碗里夹菜。我边吃边想，这屋子是谁的卧室？女人的绣房吧？怎么又是刀又是枪的。滕五爷的卧室吧？迎面

一个大梳妆台。又没见他的大太太和姨太太？武婆婆的卧室吧？武婆婆的脸上，不但没有胭脂，连粉也没擦。我端着碗，呆呆地想。

我慢吞吞地吃饭，慢吞吞地想，到底是谁给我赎的身？是滕五爷吧？为什么叫我蔺姑娘？是李三爷吧？为什么他们连理睬也不理睬我。这儿是人贩子吧，他们也没到妓女院去相看我，人贩子不能用“隔山照”的方式，就把我赎来了，天呵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！

我越想越糊涂。闷闷地吃完了这顿饭，武婆婆和管妈把残饭和餐具收拾走了。我照旧坐在方桌前，顺手从桌上拾起一本书，是“唐诗合解”，封面上有三个工整秀丽小字是“滕凤侠”。我也不翻书，只是凝视着这个名字，又不象男人的名字，又不象女人的名字。这滕凤侠是谁呢？是滕五爷么？滕五爷是干什么的？是葛大头一流人物么？他用不着化银子去赎个女人，如果不是葛大头一流人物，他为什么一上午手不离烟枪呢？这一上午，我想到的，看到的，听到的，使我如同坠入五里云雾之中。

武婆婆收拾完了，端来一杯茶给我。我急忙起身接茶，她一弯腰坐在我面前，从桌上拾起副花镜戴上，回身拿起针线，是一件粉红色的女人旧内衣，低着头，一针一针缝补扣鼻。

我呆呆坐着，又是一个多小时，从窗上的玻璃上看，太阳已偏西了，大约在两点左右，正当这时，忽听院子里有零乱的脚步声，接着一阵女子嘻笑声，一会儿进了正屋，忽然门帘一启，进来一位细身高个儿的大姑娘，她一见我，笑嘻嘻的欲言又止。她的身子一闪，身后站着淳于白娥。我一见

她，情不自禁的倏的站起来，急忙向她打招呼。她见到我，连声问我“你什么时候来的？”武婆婆摘下眼镜来，把眼镜放好，放下针线，边收拾边说：“看您两个丫头，疯的，连饭也忘了吃啦！人家蔺姑娘清早就来了，您也没点心事，叫人家坐等了大半天！”那姑娘看了我一眼，撒娇地对武婆婆说：“看！俺婆婆！娥姐带我去了一趟钟楼街，到四号院去碰了个钉子，娥姐闹了一肚子气！”武婆婆生气似的说：“快别说了，我私管妈去拿饭您吃吧，可饿坏了！”小白娥拦住她说：“婆婆！您歇着吧！俺吃了饭啦！”这时小白娥给我介绍那姑娘：“这是滕五爷的唯一女儿滕凤侠妹妹。”我急忙向她福了福，她对凤侠说：“这就是前天晚上我和你所说的那位蔺姐姐！”凤侠急忙向我还礼。拉我坐下，她和小白娥各人在换衣裳。

我见那滕凤侠年约二十五、六岁，高个儿细身材，眉宇间有些象滕五爷，弯弯的双眉，水汪汪的大眼，高鼻小嘴，左鬓下一块指顶大的红朱砂痣，冷眼一看，好象鬓下扎着枝花的，显得分外娇艳。乌亮的头发挽着个蝴蝶小髻，白生生的面皮，红润的双颊，削肩细腰，一双半大脚，上穿月白色小花褂，罩着浅绿色袷袄，雪青色袷裤，葡萄紫色的绣花小鞋。

我见到小白娥后，心里的一些疑团去了一大半。知道我是小白娥给我赎的身。知道那李三爷是小白娥的师父燕子李三。知道他们不是坏人。也知道了我不是来给他们当姨太太。

小白娥边换衣服边对我说：“昨天清早滕五伯就派人拿着钱去给你赎身，可是这人去了大半天，没找到个叫‘蔺姑娘’的，都是两个字的名字，也没有镶金牙的姑娘，滕五伯今早

又派姬六叔去，去了大半天，也没回来，凤侠也急了，我也着急。没吃早饭，我二人就跑到钟楼街四号院去了，门房那小子不说人话。他说：“大姑娘来找窑姐干什么？”我一生气，要教训教训那小子，凤妹妹不拉着我，我给他个鼻青眼肿，抽他两个耳根子，那小子见事不妙，直问我：“我叫什么名字的姑娘？”他这么一问，问的我张口结舌，没有办法只好回来！懊悔前天没问你的名字。”凤侠接口说：“妓女院不是很多妓女么？我们在那里站了好大一会，怎么连个女人影子也没看见？静悄悄的象座古庙似的！”武婆婆听了，气忿忿地说：“看！凤丫头，疯的还有个女孩子家样子没有？那个地方，是你们去的地方么？”凤侠听了，把脖子一缩，娇怜地笑了。

我们正在说话，滕五爷趿着鞋，背叉着手进来了。微笑着对小白娥说：“娥子呵，你五伯给你办的这事怎么样？”她急忙站起来笑着说：“我只顾说话，还没到你老人家面前谢您啦！”滕五爷乐哈哈地说：“不用谢啦！你把你那‘叉手笑虎燕’（地功拳名）好好教教凤丫头就行啦！”说着回身，乐哈哈地回东间房去了。

凤侠换好了衣服，就往厨房里跑，跑里跑外的不住脚，小白娥问我从济南分手后的情形，以及她送去的钱我收到没有？我都对她讲了。她又把滕五爷的情况向我介绍，“这滕五爷叫滕宝禄，他有一身好武艺，在清朝干过多年的‘镖行’。以后有了火车，有了枪炮，‘镖行’没有买卖了。他就在家教徒弟。他的太太生凤侠的第四天就死了。有人给介绍了武婆婆当奶妈，这武婆婆结婚不到一年，死了丈夫，背生了个儿子，活几天就死了，凤侠吃着武婆婆的奶长大的。凤侠把武婆婆当亲娘看待。滕五爷待人厚道，也不把武婆婆当奶妈

看待，处处高看她一眼，这位武婆婆为人又忠诚又勤劳。把滕五爷的家，当作自己的家，把凤侠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，所以他们一家三口，相处的很和美，自从凤侠的母亲死后，滕五爷一直没再续弦。前几年朋友们劝他续娶，因为他没有儿子，滕五爷坚决不娶，父女二人过日子，直到今天。我师父和滕五爷是磕头的兄弟，又是前后师兄弟，他们有三、四十年的交情了……”我听小白娥说了往事，既感激她和师父们的仗义搭救，心里也踏实下来。

不觉进了八月，李三爷和小白娥要回天津了。就在这时，凤侠为了安慰别情，她提议要和小白娥我们三人磕头，结拜为异姓姊妹。小白娥和我都很乐意，凤侠就跑去告诉她爸爸，滕五爷一听，老气横秋地说：“你们结拜成姊妹，我就多了两个女儿啦！”

八月初八日这个吉利的日子，滕五爷派人去请来展四爷和沙二爷正中桌上，请出了凤侠母亲的“木主”牌位来，摆上香烛供品，在院子里摆上天地牌位。滕五爷衣冠整齐的向天地牌位磕了头，焚了纸码。然后端坐在正八仙桌旁。我领了小白娥和凤侠，先向天地牌位磕了头，又回到屋内齐向滕五爷磕头称“爸爸！”又向凤侠的母亲“木主”磕了头，然后我们三人齐磕在地，念誓词：“有福共享，有罪共担，互助互爱，誓同手足！”念完誓词相互见礼，尊为“大姐”、“二妹”、“三妹”。又向李三爷，展四爷，沙二爷拜见行礼，最后焚化纸码香烛。

我们三人回到后院，一齐拜见了武婆婆，喜的她嘴都合不上了。

中午滕五爷预备了酒饭，喝的是“义和酒”，吃的是“长

远面”，照旧是四位老人在东间房，吃喝谈笑。我们四人在西间房，吃吃喝喝。我提议到东间房去向四位老人敬酒。她二人一听很高兴。于是凤侠执壶，我和小白娥把盏。一同来到东间房，每人敬了“爸爸”一杯酒，又分别敬了三位老人。李三爷放下酒杯，对小白娥说：“娥子！你是我的徒儿，滕五爷是我的磕头老大哥，按礼又是你的师伯，又是你干老子，这样就成了你的双层亲人啦！”说的大家都笑了。

我们回到西间房，又各向武婆婆敬了酒。武婆婆喝完了笑着对我说：“大姑娘以前说她没有亲人，这一下子，有了亲人啦，又有了爸爸，又有了两个妹妹！我这老婆子，也是你的半个亲人啦！”我急忙接口说：“看，俺婆婆！说话多见外，俺三妹吃过你奶和我吃过你的奶，有什么两样，三妹拿你当亲人，我倒对您成了半个亲人啦！”武婆婆又一阵慈祥的笑。

我一个人暗暗地想：“拜干姊妹，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二次，前一次是给茅得龙当姨太的时候，和那什么藏大嫂，白五奶奶、乔九奶奶、小红桃的结拜‘十姊妹’和今天这结拜，截然不同。上一次是不折不扣的互相利用的乌合，只是表面上五分钟的三姐四妹而已。内心里各怀鬼胎，互不相亲，以至于尔虞我诈。谁和谁也不亲也不近。更谈不到‘义’字上。今天这次结拜，实际我们三人已是情同手足，我为了敬重小白娥的人品，而救她出狱，她对我赠金，救我出火坑。亲姊妹亦不过如此，凤侠不嫌我出身于妓女小妾，半年来对我尊重而友爱，又尊我为师。使我有安身之处，滕五爷尊之为父，凤侠视为亲妹，当之无愧。今天这个世道，能有这样的干爸、干妹，亦不易找。我的亲舅、小翠的亲舅，不都是亲骨肉么？不一样把我们推入火炕吗？我今天能有这样

的异姓的爸爸、妹妹，引以为自慰！”

自结拜以后，凤侠和小白娥都亲热地叫我“大姐”或“俺姐”，管妈她们也改口叫我“大姑娘”了。武婆婆也不提姓提名的，叫我“您大姐”，我也叫她“婆婆”了。

本来李三爷定于八月十二日北上，到天津去过节，上祖坟，滕五爷和凤侠一再苦留他们在这儿过个团圆的仲秋节，这才改在八月十六日动身。他们分手时，大家依依不舍，各自洒泪而别。

晚上，凤侠在灯下，细声细气地念唐诗。我和武婆婆在床上缝夹衣，忽然滕五爷手夹着纸烟，脚趿着拖鞋，神态自若地走进来，慢吞吞地坐在北窗前椅子上，我急忙起身叫了句“爸爸！”武婆婆头也不抬的在缝衣服，凤侠放下书，问他：“爸！在哪里喝酒来？”滕五爷没接她的话茬，吸了口烟，笑着对我们说：“今天展四爷和沙二爷来给凤丫头提媒，这次提的是展四爷的干儿，万县长的儿子，叫万同和，今年二十四岁，比凤丫头小一岁，前几年万同和一连串丧父丧母，把婚事搁下了。今年孝服已满，沙二爷和展四爷，打算把万同和人赘咱家，给我又当儿子，又当女婿，我看……”凤侠没等滕五爷讲完。只见她柳眉一蹙，杏眼一翻，气忿忿地说：“爸爸！就我这么个傻女儿！日夜想办法把我推出去，连我这么个亲人，你也忍心不要了。我娘……”凤侠没说完，已经满脸是泪，泣不成声了。滕五爷难为情地叹了一口气，我接口说：“三妹呵！可不能这么说，辜负了咱爸的心，古语说‘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’，这是人生的大礼，再说真的找个如意的赘婚，招进咱家来，爸爸也去了心事，我们看着也喜欢，这真是美满的姻缘！”我尚未讲完，她听了，把泪用手一

抹，气忿忿朝我说：“大姐看着美满，大姐嫁他吧！把他招进来吧！”我笑了笑说：“我是年岁大了，人家不要呵，我象你这年龄，我就痛痛快快地答应了！”武婆婆放下针线，摘下眼镜来，抬起头来说：“凤丫头，你疯了，怎么和你大姐这样说呢？也不怕你大姐生气。”凤侠低下了头，两手在揉衣襟，眼泪一滴一滴地滴在她的手背上。滕五爷站起来，把烟头往地上一扔，走近床前，对我和武婆婆说：“凤丫头这脾气，惯的不象样子了，您大姐和武婆婆，多劝导她吧！”说着，叹了口气，背着手，趿着鞋走了。

滕五爷出了房门，我接着对凤侠说：“三妹！你可别太固执了！古人说：凡事要‘退一步想，作两面看’，三妹应该替咱爸想想，咱爸年事已高，能看着叫你当‘老丫头’不成家么？何况有这样合适的赘婿婚姻，这样，各方面都好！”武婆婆接口说：“是呵！这几年，我也常给我自己打谱，如果你一旦嫁出去，我这孤寡老子在这儿算回什么事？这样，你招个‘倒插门’五爷也不冷落，我也可以在这儿活下去，跟着你们吃顿饱饭，凤丫头可要听你大姐的话呀！要替你爸和我想想。”凤侠仍旧低着头，一声不吭，两手揉缠着一条手帕，满脸是泪，我又接口说：“这门婚姻是合适呵！招个赘婿来家，咱这一家子就成全啦，要不！武婆婆和我都不能在这儿呆了，我和武婆婆是小事，可是咱爸爸孤身无靠，老境凄凉呵！”凤侠把手帕往床上狠狠一扔，气忿忿地说：“我才不嫁那姓万的，我和他一块上了三年学，我知道那个东西，是出名的‘绣花枕头’。外表象个人似的，可他是好吃懒做，没心没肺，没皮没脸，不知好耍的少爷羔子，没出息的坯子，我高攀不上人家！”说完，把头又低下，我和武婆婆又劝了她一

阵。

展四爷经常往这里跑，有时一天一次，或隔一天一次，这天晚上，展四爷和滕五爷吃了晚饭。展四爷刚走，凤侠一眼瞥见说：“这位展四爷是这城北关出名的黑律师。为人最有心机，万县长卸了任，住在他家，万县长死后，他的财产都落到他手里，万同和是个没心没肺，不知好孬的东西，只知道张口吃饭，伸手穿衣，他父母死了，展四爷不给他娶妻，借口在父母丧中，不能成婚。他给万同和娶妻，要化费他已经到手的财产，何况以后又多了个吃饭的人，这叫作：‘染房缸里不退白布’。他把万同和入赘咱家，他就净得万家的财产，他这个‘绝户计’，可以名利双收，何乐而不为，他一趟一趟地往咱家里跑，是要达到他的计划的。我冲他这个‘绝户计’我也不嫁那姓万的。”我笑了笑说：“三妹可不能这么讲，男婚女嫁是做人的必经之路，何况万同和能入赘咱家，我和武婆婆都可安身住在这儿，爸爸年老也有依靠，这一举三得的好事，你可要仔细想想呵。”

凤侠听了低头不语，过了几天，她终于答应了万同和到这里入赘。于是滕五爷找沙二爷去通知了展四爷。

本来打算要年前入赘，凤侠坚决不同意，大家只好依她，这才决定来年二月入赘。

武馆主偶染瘫痪病

五十三

投机贼巧施绝户计

这一天早晨，我和凤侠刚梳洗了头，突然听到管妈在东间房里喊：“武婆婆！大姑娘，三姑娘！快来吧，快来看看滕五爷，可了不得了！”管妈这么一喊，我和武婆婆惊呆了，凤侠转身三步两步上了东间房。接着听见凤侠哭悲悲地喊：“哎哟！爸爸！”接着就哭起来了，我急忙跑到东间房来，一见滕五爷斜躺在床下，左眼角下垂，嘴角歪斜，口里流白沫，右手在乱抓，右脚一伸一缩，两眼直勾勾的，没有神。看样子好象是“中风”。

凤侠直捂着脸哭，武婆婆也来了，呆呆地站在一旁，管妈在拉着他的手，想把他拉起来，我看了看，对凤侠说：“三妹！别哭呵！爸爸得了中风病，赶快想办法吧！”凤侠听了，也不哭了。我们四个人，七手八脚的把他抬到床上，让他躺好了。

我详细地观察了滕五爷的病情。这病是“半身不遂”症。半个身子不能活动，说话时舌尖发短，发音不清，我问他：“怎么的？身上有什么感觉？”他唔唔唧唧的说了半天，我连

猜加体会，才知道：早上，他下床时，一阵头晕，就摔倒在地上，现在觉着全身麻木，头胀眼花，左耳轰轰如蝉鸣，左手左脚不会活动，用右手去掐左手，也不觉痛。

滕五爷的病，日益严重，入赘的事更成了大势所趋，迫在眉睫的事，何况展四爷三番五次借口看滕五爷的病为名来催请早日入赘，就这样，决定在二月上旬的一天，凤侠在父亲重病的情况下，草草地和万同和举行了入赘的婚礼。

我找人买了张红纸，在她的喜房内写了一副对联，以为祝贺，联文是：

同心结连枝和乐谐百岁。

凤侣接并蒂侠骨庄千侠。

多日没见笑容的凤侠，看了这对联，高兴地笑了。

入赘这一天，展四爷领来的万同和好象个叫化子，一身破衣破帽，满脸油污，大家都惊呆了。展四爷送来，二话没说，借口家里有客人，慌慌张张地走了。

我详细地看这万同和，果然是外表尚有几分明人样，年约二十四、五岁，白生生的脸皮，满头囚犯式的乱发。剑眉大眼，直鼻小嘴，眉清目秀，眼神象范新田，下颏象黄则诚，眉毛象章大白，使人讨厌的是两个眼皮不时地磕巴不止，说话看人的时候，磕巴的更快，给人一种不愉快的感觉。

屋内七、八个人都在沉寂着，万同和坐在那里，两只油污的秽手，左手搓着右手，看看这，看看那。

这时，滕五爷又看他一眼，又叹了一口气。眼盯着我，指指套间，咿哑地对我说：“屋里、箱里，我的衣服。”我听了，懂得他的意思，我回身进了套间，只见凤侠坐在床上低头流泪，我叫她和我找出滕五爷的衣服，给万同和穿，她看

了我一眼，把头扭向床里。

这时，这个局面又不能僵着，无可奈何地只好我自己打开箱子翻找，找出两件新马褂，一件线绀深灰色的棉袍，我在找衣服的当儿，一回身见凤侠把身上的喜服全脱下来，换她平日穿的衣服。我抱着衣服出来，把衣服放在床上，回身搀着武婆婆进了套间，我和武婆婆好劝歹劝地，凤侠才又换上喜服。

我出了套间，见这位新郎官换上滕五爷的衣服，马褂的袖子太长，太肥，他挽着袖子，棉袍平齐脚后跟，我用手提着。我一看这样子，和尚不和尚，道士不道士的，真叫人呕心。我只好叫他脱下来，我又拿到套间里，和武婆婆给他简单地改改，拿出来叫他穿上。

凤侠见此光景，止不住的流泪，滕五爷只是叹气，啾啾什么也说不出，我暗恨展书堂玩的这手绝户计。

大家把凤侠好劝歹劝的和万同和入了洞房。第二天早上，万同和从西房过来，管妈问她：“给姑爷开饭吧？”凤侠抢着说：“把饭拿到这里吧！我已经吃了！”管妈走后，凤侠自言自语地说：“真讨厌！不是早饭，不是午饭的，这是干什么？”

管妈端来大盘小碗的放在北窗前方桌上，回身要去叫万同和，只见他穿着肥大的棉袍，外面肥袖的马褂没扣扣子，不僧不道的双手捧着个湿毛巾，边擦脸边进来，一进门磕巴着眼皮，直勾勾的两眼盯着桌上的饭菜，脸没擦完，脖子上流着水，他把毛巾往凳子上一撂，伸手夹了一片肉，一仰脸，填到嘴里，我急忙说：“妹夫！桌上有筷子呵！”他南腔北调、怪声怪气地说：“我多年没使那行行子啦！我常年在门房里和马大叔吃饭，常年是黄窝窝一片咸菜，不用筷子。”说着脚踩

着凳子，弯着腰，一手抓馒头，一手抓菜。

二十四小时了，我是第一次听他说话，满口的舌头，怪声怪气。既不象江浙口音，又不象北方口音，舌尖微秃，口齿不清，形成一种令人讨厌的下流腔调。

这时这位姑爷大肆表演“吃”上的功夫，一个馒头一口咬去一大半，咽得他几乎咽不下去，桌上有汤匙，他不用，弯腰用嘴伸到鸡汤碗猛吸一口，呛得他眼泪直流，两只手，一手拿馒头，一手拿着炸鱼，脸上的油只好用袖子去揩，我们五个人，十只眼都在看他精彩的表演。

他又一大口，把半个馒头塞到嘴里，管妈端来一碗鸡蛋汤，他伸手接过去，狠吸了一口，蛋汤太热，烫的他，皱皱眉头，歪歪嘴，终于咽下去了，他放下碗，顺手又抓起一个馒头来，一掰四块，放到蛋汤里，用手抓了一片鱼，三个炸丸子，也放到蛋汤里，一手端起蛋汤碗来，一手抓起筷子来，两根筷子并拢着从碗里往嘴里塞。只见他筷子和五指齐舞，舌头和嘴唇齐鸣，好似风卷残云，霜打秋叶，一会儿四、五个小馒头，一碗蛋汤，四碟四碗，已是水落石出，山穷水尽。他用袖子把嘴习惯地一擦，顺手把桌上碗底里的一点鸡汤，端起来，一仰脖子，一翻碗，做到了碗净嘴满，油水从嘴角流到脖子上，他不再用袖子擦了，用舌头伸到嘴角上左舔右舔，一个饱嗝，一伸脖子，一磕巴眼，怪气地说了句：“总算饱得很！饱得很！”

他直起腰来，从方凳上拿下脚来，一回身看见滕五爷，叫了句：“爸爸你早！”一个饱嗝完了，回头朝我磕巴两下眼皮，叫我句：“大姐！”回身打着饱嗝坐在那里。

凤侠看他吃饭这个样，脸上一阵红，一阵白的，手足无

措地坐立不安，滕五爷看了一眼，把头扭向窗外。管妈抿着嘴直笑，武婆婆在一旁，小声对我说：“在展家捞不到点东西吃呵！看！把人家这孩子饿的。”我反过手去，偷偷拉她的衣襟，不让她说。

十几年来，我观察一些男人，丑俊是次要的。最大的是给人在感觉上的印象，黄则诚也不是绝代的美男子，可是他的举止谈吐，给人的印象是文雅。这种人和他相处一百年也觉得甜丝丝的。章大白给人的印象是爽直，庄年丰给人的印象是憨厚，蔡局长给人的印象是豪爽。盖天雄给人的印象是粗野，葛大头给人印象是狠毒，张总管给人的印象是做作。艾其逊给人的印象是伪善。蒋元茂给人的印象是下流。范新田给人的印象是“穷人乍富”，这位妹夫万同和二十四小时内给我的印象是讨厌和卑鄙。我见他的一举一动，心里好象吃了苍蝇似的。如果万同和站在那里，眼皮不磕巴，口不动，嘴不说话，不动，是个十足的正规男子的形象。可是他略一活动，就和他的形象不相称了。以前凤侠说他是“绣花枕头”，我认为这是对他的赞扬和歌颂。绣花枕头的内芯，还有用处，倒不如说他是“驴屎蛋子”还确切一些。

万同和呆呆地坐在那里，不时地打着饱嗝，张口“县长”闭口“县太爷”，先说他爹当县长的德政。接着又说他爸爸在漯河县的威风，又夸耀南方浙江的美好。怪声怪气，喷痰吐沫，眼皮忙着磕巴，口里唾沫星四溅，两手乱舞。说着说着两手捂着肚子，在床前乱转，磕巴着眼皮，桌下炕前到处找东西，管妈怔怔地问他：“姑爷！怎么的，你找什么？”他理直气壮地喝道：“纸！我要拉巴巴！”凤侠一脸的怒色，从褥子下，拿了张摔给他：“叫奶妈把把你吧，找纸干什么？”他抓过